

阿雅的故事 / 蔡昀容

剛下完雷陣雨，午後的咖啡廳裡。我決定寫下阿雅的故事。

阿雅，我第一次看見她是在17年的外婆家。當時外公身體孱弱，每況愈下。有時他會神智不清，吵著要出門。後來，牙齒不好，外公開始不吃飯，臥病在床。阿雅便是母親及阿姨們透過人力仲介雇用的看護。第一次看見她的那刻我心想，這麼瘦小的女生要如何翻動外公的身體呢？每當我們回去外婆家時，阿姨們免不了在客廳互相寒暄，聊聊小孩的課業，成績進步了沒有啊，誰誰誰交男朋友了沒呀。外婆則時不時向阿姨們抱怨阿雅偷懶。每當這時，阿雅都會安靜地坐在一旁，因為中文沒有非常流利，無法插上一句話，只能望著大家的和樂融融。那時我又想，不知道阿雅會不會想家？

入
選
獎



入選獎

17年的夏天，外公離開了我們。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親近家人的往生。國小時，得知同學請喪假，只想著，他可以好多天不用來學校真好；直到親自經歷時，才發現，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實際情形是，家人會開始互相謾罵、互相怨懟「要不是你，爸的生活不會是這樣啦！」「你外公這麼疼你，你怎麼好意思晚回來！」接著各自哭泣。彷彿悲傷能藉由大聲嘶吼而離開自己的身體。但似乎不行，我發現。否則為何結束爭吵後阿姨們仍舊流淚呢。在戰場的邊緣，我一張一張地摺著蓮花，沈重的氣氛壓得我喘不過氣，想哭但不敢。不知道誰先問了一句，阿雅妳怎麼哭了？我抬頭，才發現一直坐在我對面默默摺蓮花的阿雅眼睛好紅。她說，她也想公公。公公是我們家年經一輩對外公的稱呼，外公是老一輩的外省人。粵語中稱祖父母為爺爺、嬤嬤，外祖父母則為公公、婆婆。看著阿雅的眼淚，使我一直忍住的眼眶開始泛紅。原來對阿雅來說，外公是家人。


入選獎

接續幾天，我們都回外婆家摺蓮花。路上不會放廣播，主持人的聲音太歡樂，與我們的氛圍並不相稱。佛教認為，摺紙蓮花給先人，能夠消除業障，渡化先人的冤親債主，使其脫離苦難。我認為這是給留在世上的家人一種寄託思念的方式，摺得越多，越相信對方能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幸福。時常待一起，那幾天我跟阿雅變得熟悉，我們透過英文做簡單的溝通，不懂的單字需要隨時查字典。所以跟阿雅聊天時，我時常握著手機，生怕錯過某一個關鍵字，整段對話得重新來過。

阿雅來自印尼，有五個兄弟姊妹，在台灣待了半年。我把放在心裡好久的疑問問出了口，妳為什麼要來台灣當看護。我不想結婚，她說。在印尼，如果要養活幾個妹妹們，她就得結婚。但她不想，只好來台灣工作。薪水大半部分必須寄回印尼，這樣妹妹們才有錢吃飯。看著阿雅炯炯有神的雙眼，那瞬間，我好佩服這個女生。我們年紀相仿，她卻獨自離開家鄉，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，住進一個陌生的家，跟一群陌生人相處，好勇敢。

入選獎

高中時，我跟朋友時常經過台中火車站的第一廣場，會看到移工們推著老人家曬太陽，我們都笑稱那是「外勞的地盤」。平常沒有人會特別靠近那塊區域，仿佛走過去會被嘲笑似的。但這個念頭使我在跟阿雅聊天時，感到有點慚愧。那是一群年紀跟我相差無幾，卻背負著家庭生計，一個人來到異鄉打拼。唯一能夠信任的只有人力仲介，責任感卻戰勝了恐懼，促使他們踏上這塊土地。相較之下，他們多麼地成熟，而我多麼地幼稚。想家嗎，我問阿雅。她說，想家時她會去火車站的廣場，那裡有很多一樣來自印尼的朋友，他們會聊聊家鄉的景緻、各自的家人、誰結婚了，誰開始上學了。跟我們家聚在一起時一樣呢，我心想。一個人的時候，則會去逛印尼雜貨店，買一些喜歡的辛辣食物，那裡有家鄉的味道。聽著阿雅對喜愛食物的描述，讓我很想立刻找家印尼餐廳，大啖椰漿料理。



入選獎

出殯前一天得守靈，大家沒有睡。在客廳聊著爸爸以前如何，外公以前如何。外婆說她就是被那張帥氣的臉龐騙，才會嫁給他。大阿姨小時候頑皮偷跑出去玩，過了晚飯時間，躲在外公的卡車下方不敢回家。外公發現後，把她拖出來用竹竿追著她打。聽著是很痛的故事，但大阿姨是笑著說的。談笑間，外婆喊阿雅去睡覺，她堅持不用。那天晚上，阿雅跟大家待在客廳聽著我們的回憶，雖然聽不太懂內容，但她一個呵欠都沒打。怕她無聊，我挪了挪我的椅子，問她之後會去哪裡。她說不一定，要看仲介安排。也許是去下一個家庭服務。你們可以之後來印尼找我玩，我可以帶你們去看火山，她說。下半夜時，我們聊到印尼的齋節有哪些儀式、哪種香料值得買，薑黃飯對身體很好等等。

出殯當天來了很多親朋好友，我們穿著喪服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慰問。儀式很複雜，但出殯是要看時辰的，因此大家不敢怠慢。跟前幾天一樣，我們開始誦讀經文，據悉這是為往生者積功德。接著開始燒好幾箱的紙蓮花，焚燒的那刻，我們看著煙霧裊裊，一直往上，想上到天空的盡頭。那一刻，我確實相信外公會收到我們的祈願。阿雅抬頭望著天空不說話。阿雅也有摺紙蓮花，所以裡面也會有阿雅的祝福，我對她這麼說著。



入選獎

出發的時辰到了，我記得那天太陽特別烈，曬得肌膚有點疼。喪禮的習俗是「夫妻不相送」，代表的是感情從一而終。阿雅留在家裡陪伴外婆，而我們跟著靈車來到火化場。他們說火化的時候要大叫，讓往生者快跑，火來了會痛，要快點離開。外公被推進去的那刻，大家聲嘶力竭地喊著，快跑，快走。稱謂不同，但喊破喉嚨的用力沒有輸贏之分。我那時候才看見舅舅的眼淚，他哭喊著：「我沒有爸爸了。」

整個儀式結束後回到家，阿雅說仲介傍晚會來接走她。離別再疊加一層的離別，這讓我有點難過。好似阿雅的離開代表外公真的走了，不會回來了。你們都是很好的人，對我很好，她說。依依不捨地，我們跟阿雅道了別，先行離開外婆家。我緩緩揮著雙手，看著車窗外的阿雅慢慢變小，直到變成一個小黑點。車上的廣播，播著接下來一星期會下雨，提醒聽眾記得攜帶雨傘。希望下一個家的人也會對阿雅很好，我說。

入選獎

生活在網路發達時代的好處，維繫感情變得比以往容易一些。今年透過社群網站，我們再度連絡上對方。年初時，阿雅有來家裡拜訪。她染了一頭閃亮的金色頭髮，提著大包小包的水果，開心地跟我們分享九份的芋圓多麼好吃。我們留她下來吃晚飯，她婉拒了，說還要趕回去。現在的那家人對妳好嗎，我有點想問。但看到阿雅雀躍地分享著她的故事，我不好意思打斷。直到她搭上客運，我才糊塗地想起來。她看起來很快樂，應該過得挺好。只是不知道她待的那個地方，是否也有她愛的廣場及印尼雜貨店。望著客運在夕陽餘暉下漸漸駛離，我如此想著。